舊唐書/卷1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張鎰　劉從一　蕭復　柳渾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二十六
列傳第七十六　李揆　李涵　陳少游　盧鷟　裴諝

► 姚令言　張光晟　源休　喬琳　張涉　蔣鎮　洪經綸　彭偃

李揆

李揆字端卿，隴西成紀人，而家於鄭州，代為冠族。秦府學士、給事中玄道玄孫，秘書監、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。少聰敏好學，善屬文。開元末，舉進士，補陳留尉，獻書闕下，詔中書試文章，擢拜右拾遺。改右補闕、起居郎，知宗子表疏。遷司勛員外郎、考功郎中，並知制誥。扈從劍南，拜中書舍人。

乾元初，兼禮部侍郎。揆嘗以主司取士，多不考實，徒峻其堤防，索其書策，殊未知藝不至者，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，深昧求賢之意也。其試進士文章，請於庭中設《五經》、諸史及《切韻》本於床，而引貢士謂之曰：「大國選士，但務得者，經籍在此，請恣尋檢。」由是數月之間，美聲上聞，未及畢事，遷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、修國史。

揆美風儀，善奏對，每有敷陳，皆符獻替。肅宗賞嘆之，嘗謂揆曰：「卿門地、人物、文章，皆當代所推。」故進人稱為三絕。其為舍人也，宗室請加張皇后「翊聖」之號，肅宗召揆問之，對曰；「臣觀往古后妃，終則有謚。生加尊號，未之前聞。景龍失政，韋氏專恣，加號翊聖，今若加皇后之號，與韋氏同。陛下明聖，動遵典禮，豈可蹤景龍故事哉！」肅宗驚曰：「凡才幾誤我家事。」遂止。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，張皇后有子數歲，陰有奪宗之議。揆因對見，肅宗從容曰：「成王嫡長有功，今當命嗣，卿意

何如？」揆拜賀曰：「陛下言及於此，社稷之福，天下幸甚，臣不勝大慶。」肅宗喜曰：「朕計決矣。」自此頗承恩遇，遂蒙大用。

時京師多盜賊，有通衢殺人置溝中者，李輔國方恣橫，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。揆上疏曰：「昔西漢以南北軍相攝，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，遂安劉氏。皇朝置南北衙，文武區分，以相伺察。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，忽有非常之變，將何以制之？」遂制罷羽林之請。

揆在相位，決事獻替，雖甚博辨，性銳於名利，深為物議所非。又其兄皆自有時名，滯於冗官，竟不引進。同列呂諲，地望雖懸，政事在揆之右，罷相，自賓客為荊南節度，聲問甚美。懼其重入，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內拘求諲過失。諲密疏自陳，乃貶揆萊州長史同正員，其制旨曰：「扇湖南之八州，沮江陵之節制。」揆既黜官，數日，其兄皆改授為司門員外郎。後累年，揆量移歙州刺史。初，揆秉政，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。揆自恃門望，以載地寒，意甚輕易，不納，而謂晉卿曰：「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，鼈頭鼠目之子乃求官。」載銜恨頗深。及載登相位，因揆當徙職，遂奏為試秘書監，江淮養疾。既無祿俸，家復貧乏，孀孤百口，丐食取給。萍寄諸州，凡十五六年，其牧守稍薄，則又移居，故其遷徙者，蓋十余州焉。元載以罪誅，除揆睦州刺史，入拜國子祭酒、禮部尚書，為盧杞所惡。德宗在山南，令充入蕃會盟使，加左僕射。行至鳳州，以疾卒，興元元年四月也，年七十四。贈司空，喪事官給。

李涵

李涵，高平王道立曾孫。父少康，宋州刺史。涵簡素恭慎，有名宗室，累授贊善大夫、兼侍御史。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為關內鹽池判官。肅宗北幸平涼，未有所適。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，草箋具朔方兵馬招集之勢，軍資倉儲庫物之數，鹹推涵宗枝之英，純厚忠信，乃令涵奉箋至平涼謁見。涵敷奏明辯，動合事機，肅宗大悅，除右司員外郎，累至司封郎中、宗正少卿。

寶應元年，初平河朔，代宗以涵忠謹洽聞，遷左庶子、兼御史中丞、河北宣慰使。會丁母憂，起復本官而行，每州縣郵驛，公事之外，未嘗啟口，疏飯飲水，席地而息。使還，請罷官終喪制，代宗以其毀瘠，許之。服闋，除給事中，遷尚書左丞。以幽州之亂，充河朔宣慰使。大歷六年正月，為蘇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。十一年，來朝，拜御史大夫。京畿觀察使李棲筠歿，代之。德宗即位，以涵和易，無剸

割之才，除太子少傅，充山陵副使。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：「涵父名少康，今官名犯諱，恐乖禮典。」宰相崔祐甫奏曰：「若朝廷事有乖舛，群臣悉能如此，實太平之道。」除渭司門員外郎。尋有人言：「涵昔為宗正少卿，此時無言，今為少傅，妄有奏議。」詔曰：「呂渭僭陳章奏，為其本使薄訴官名。朕以宋有司城之嫌，晉有詞曹之諱，嘆其忠於所事，亦謂確以上聞。乃加殊恩，俾膺厚賞。近聞所陳「少」字，往歲已任少卿，昔是今非，罔我何甚！豈得謬當朝典，更廁周行，宜佐遐籓，用誡薄俗。可歙州司馬同正。」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尚書、兼光祿卿，仍充山陵副使。無幾，以右僕射致仕。興元元年九月卒，追贈太子太保。

陳少遊

陳少遊，博州人也。祖儼，安西副都護。父慶，右武衛兵曹參軍，以少遊累贈工部尚書。少遊幼聰辯，初習《莊》、《列》、《老子》，為崇玄館學生，眾推引講經。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，期升坐日相問難。及會，少遊攝齊升坐，音韻清辯，觀者屬目。所引文句，悉兼他義，諸生不能對，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嘆賞，又以同宗，遇之甚厚。既擢第，補渝州南平令，理甚有聲。至德中，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，累授大理司直、監察殿中侍御史、節度判官。寶應元年，入為金部員外郎。尋授侍御史、迴紇糧料使，改檢校職方員外郎。充使檢校郎官，自少遊始也。明年，仆固懷恩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、兵部郎中、兼侍御史。遷晉州刺史，改同州刺史，未視事，又歷晉、鄭二州刺史。少遊為理，長於權變，時推幹濟，然厚斂財貨，交結權幸，以是頻獲遷擢。無幾，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、御史中丞、陳鄭二州留後。

永泰二年，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，拜檢校左庶子，依前兼中丞。其年，除桂州刺史、桂管觀察使。少遊以嶺僥遐遠，欲規求近郡。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，少遊乃宿於其裏，候其下直，際晚謁之，從容曰：「七郎家中人數幾何？每月所費復幾何？」秀曰：「久忝近職，家累甚重，又屬時物騰貴，一月過千餘貫。」少遊曰：「據此之費，俸錢不足支數日，其餘常須數求外人，方可取濟。倘有輸誠供億者，但留心庇覆之，固易為力耳。少遊雖不才，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，每歲請獻錢五萬貫。今見有大半，請即受納，餘到官續送。免貴人勞慮，不亦可乎？」秀既逾於始望，欣愜頗甚，因與之厚相結。少遊言訖，泣曰：「南方炎瘴，深愴違辭，但恐不生還再睹顏色矣。」秀遽曰：「中丞美才，不當遠官，請從容旬日，冀竭蹇分。」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。秀、載內外引薦，數日，拜宣州刺史、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。

大歷五年，改越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東觀察使。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觀察使。仍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封潁川縣開國子。所在悉心綏輯，而多以任數為政，好行小惠，胥吏得職，人亦獲安。及朝廷多事。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。因詔諸道悉如淮南，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。少遊十餘年間，三總大藩，皆天下殷厚處也。以故征求貿易，且無虛日，斂積財寶，累巨億萬，多賂遺權貴，視文雅清流之士，蔑如也。初結元載，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，又多納賂於用事中官駱奉先、劉清潭、吳承倩等，由是美聲達於中禁。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，以過犯漸見疑忌，少遊亦稍疏之。無何，載子伯和貶官揚州，少遊外與之交結，而陰使人伺其過失，密以上聞。代宗以為忠，待之益厚。

上即位，累加檢校禮部、兵部尚書。建中三年，李納反叛，少遊以師收徐、海等州，尋棄之，退軍盱眙。又加檢校左僕射，賜實封三百戶。其年，就加同平章事。關播嘗為少遊賓僚，盧杞早年與之同在仆固懷恩使府，故驟加其官秩。

四年十月，駕幸奉天，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，尚未知也。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，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，少遊意以為賊據京師，未即收復，遂脅取其財物。先使判官崔就佶強索其納給文歷，並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，佶答曰：「所用財帛，須承敕命。」未與之。勃然曰：「中丞若得，為劉長卿；不爾，為崔眾矣。」長卿嘗任租庸使，為吳仲孺所困，崔眾供軍吝財，為光弼所殺，故言及之，佶大懼，不敢固護，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，悉為少遊奪之。佶自謁，少遊止焉，長揖而遣，既懼禍，奔往白沙。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，佶愈懼，托以巡檢，因急棹過江，妻子伏案牘中。至上元，復為韓滉所拘留。佶先有兵三千，守禦財貨，令高越、元甫將焉，少遊盡奪之。隨佶渡江者，又為韓滉所留，佶但領胥吏往江、鄂等州。佶於彈丸中置表，以少遊脅取財帛事。會少遊使繼至，上問曰：「少遊取包佶財帛，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臣發揚州後，非所知也。」上曰：「少遊國之守臣，或防他盜，供費軍旅，收亦何傷。」時方隅阻絕，國命未振，遠近聞之大驚，鹹以聖情達於變通，明見萬里。少遊後聞之，乃安。

及李希烈陷汴州，聲言欲襲江淮。少遊懼，乃使參謀溫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：「濠、壽、舒、廬，尋令罷壘，韜戈卷甲，佇候指揮。」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。其年，希烈僭號，遣其將楊豐賫偽赦書赴揚州，至壽州，為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，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。希烈聞之大怒，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、淮南節度，令先平壽州，後取廣陵。建封於霍丘堅柵，嚴加守禁，少誠竟不能進。後包佶入朝，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，少遊大懼，乃上表，以所取包佶財貨，皆是供軍急用，今請據數卻納。既而州府殘破，無以上填，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。

無何，劉洽收汴州，得希烈偽起居註「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。」少遊聞之，慚惶發疾，數日而卒，年六十一，贈太尉，賻布帛，葬祭如常儀。

盧鴛

盧鴛，幽州范陽人也，貞觀中工部侍郎義恭玄孫也。父子騫，潁王府諮議參軍，以鴛贈秘書少監。鴛少以門廕入仕，在職以幹局稱。累授閬州錄事參軍、監察殿中御史、侍御史、金州刺史。宰相楊炎遇之頗厚，召入左司郎中、京兆少尹，遷大尹。鴛無術學，善事權要，為政苛躁。盧杞甚惡之，諷有司彈奏，坐貶撫州司馬同正，改饒州刺史，遷福州刺史、福建觀察使。貞元二年七月，以疾終。

裴谞

裴谞，字士明，河南洛陽人。父寬，禮部尚書，有重名於開元、天寶間。谞少舉明經，補河南府參軍，通達簡率，不好苛細。積官至京兆倉曹，丁父喪，居東都。是時，安祿山盜陷二京，東都收復，遷太子司議郎。無幾，虢王巨奏署侍御史、襄鄧營田判官，丁母憂。東都復為史思明所陷，谞藏匿山谷。思明嘗為谞父將校，懷舊恩，又素慕谞名，欲必得之，因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谞。思明見之，甚喜，呼為郎君，不名，偽授御史中丞，主擊斷。時思明殘殺宗室，谞陰緩之，全活者數百人。又嘗疏賊短長以聞，事泄，思明大怒詬罵，僅而免死。賊平，除太子中允，遷考功郎中，數召見言事。

代宗居陝，谞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，上見而謂之曰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果信矣。」將以為御史中丞，為無載所排，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。時關輔大旱，谞入計，代宗召見便殿，問谞：「榷酤之利，一歲出入幾何？」谞久之不對。上復問之，對曰：「臣有所思。」上曰：「何思？」對曰：「臣自河東來，其間所歷三百里，見農人愁嘆，谷菽未種。誠謂陛下軫念，先問人之疾苦，而乃責臣以利。孟子曰：理國者，仁義而已，何以利為？由是未敢即對也。」上前坐曰：「微公言，吾不聞此。」拜左司郎中。上時訪以事，執政者忌之，出為虔州刺史，歷饒、廬、亳三州刺史。入為右金吾將軍。

建中初，上以刑名理天下，百吏震悚。時十月禁屠殺，以甫近山陵，禁益嚴。尚父、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，門者覺之，谞列奏狀，上以為不畏強禦，累遣宣諭。或謂谞曰：「郭公有社稷功，豈不為蓋之？」谞笑曰：「非爾所解。且郭公威權太盛，上新即位，必謂黨附者眾。今發其細過，以明不弄權耳。吾上以盡事君之道，下以安大臣，不

亦可乎？」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，辯爭者輒擊登聞鼓，谞上疏曰：「夫諫鼓謗木之設，所以達幽枉，延直言。今輕猾之人，援桴鳴鼓，始動天聽，竟因纖微。若然者，安用吏理乎！」上然之，悉歸有司。谞以法吏舞文，多挾宿怨，因獻《獄官箴》以諷。無何，坐所善僧抵法，貶閬州司馬。征為右庶子，改千牛上將軍。會吐蕃入寇，尋拜吏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，為吐蕃使，不行。無幾，轉太子賓客、兵部侍郎、河南尹、東都副留守。

谞自河南凡五代為官，入視事，未嘗當正處，不鞫認於贓罪，以寬厚和易為理。貞元九年十一月，以疾終，年七十五，贈禮部尚書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李揆發言沃心，幸遇明主；蔽賢固位，終非令人。少遊逐勢利隨時，盧杞事權要巧宦，察言觀行，皆無可稱。涵節行著聞，谞和易為理，庶幾近仁也。

贊曰李、陳、盧鸞，言行非真。涵、谞和易，庶乎近仁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